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七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痘司神充軍陳孝廉受杖

嘉慶十七八年間常州府卞太守幕中有陳孝廉某年
高祇生一子出天花危極陳禱花神求籤問吉凶籤說
虔心還願可保無虞陳乃唱戲上袍越數日花疤迸裂
幼子頓亡陳大怒卽在東岳大帝神前告狀哭訴痘司
貪財誑騙乘醉返到痘司廟毀其像歸夜夢二役來說
奉東岳大帝之命着汝去陳從之至一大殿見一王者

端供持笏向陳曰爾陳某耶曰然爾訴痘司一案確否
曰確王者差役喚痘司到案面質無虛王諭痘司得賄
法所難容當充三千里遂上刑具差役戒行鐃鑼而去
王者諭陳曰痘司有罪已發遣矣汝受痘司誑騙既來
稟訴理當靜候判斷何得私毀神像罰受陽官三十大
板陳驚寤逢人便告此事越一月居停卞太守升督糧
道舟先過無錫陳與卞少君同舟泊錫山驛夜間腹脹
上岸如廁頭戴白氈帽身穿短襖外披一件黑紫羔馬
褂不褪褲而蹲廁上又無燈籠適值無錫縣令韓履寵

便服查夜見陳衣帽粗魯不褪褲而如廁非賊而何呵
問來由陳強項亂罵縣官叱責二十大板陳大罵縣官
曰我某科舉人無故受責大杖誓不與汝甘休舟中卞
少君與僕役聞大聲罵始知踈誤受犯夜之責差扶上
船好言安慰陳怒不息罵不絕聲逾時倦睡卞少君暗
命開船免得生事一帆風順頃刻到潯市關陳醒日上
三竿矣餘怒未平大怪開船之速未得與韓台理論也
卞少君勸之再三扶上岸茶叙消遣陳勉強從之行至
痘司堂前見痘司堂三字便恍然大悟如夢初醒大笑

謂卞少君曰。奇哉怪哉。去年我告痘司於東岳大帝。大帝當時發遣痘司三千里。又罰我受陽官痛責三十大板。昨夜之受責。帝命之耳。非韓過也。欣然氣平瘡亦忘痛。卞太守差旋過錫韓。令大備威饌。延陳上座。告罪冒昧。陳大笑而告之前事。其懷神靈之不爽矣。其時先大夫梅麓府君宰金匱。與韓公爲同寅。表年十一。恍若有忘。適遇無錫陳少卿。口述其事。特爲書之。

許仲稼

無錫許仲稼。乾隆宦家許萬春之後裔也。世居南門。其

宅卽先賢高忠憲公舊宅。宅後有池。池中有亭。卽忠憲校節致命之所。名曰高公止水。庚申之變。無錫失守。賊目館其中。將寶銀盛二大缸。埋之亭心。以大石板蓋之。同治二年。官兵克復無錫。亭遭火焚。瓦礫堆積如邱。逾年許。仲稼歸葺房廊。適有稅賊中逃出者。知此銀窖。來訪房主。告之窖所。求分金焉。仲稼信其言。雇工挑瓦礫。開石板。見兩大缸清水而已。空費挑力十餘千文。不得一金。憤甚。擊碎兩缸。水流於池。告者歎息而去。噫。天下之物。莫不有主。遇非其主。銀變清水。陳少卿口述此事。

特爲書之。爲世之妄想銀錢者戒。

活財神

沈旭庭與余言無錫楊浩生活財神也。足迹所至銀卽隨之一日到。大磁鋪買磁器盡鋪所有而購之。鋪主索金。楊曰：從我足底掘之一掘，果得金。無算鋪主曰：此是我鋪中金也。與君無涉。楊卽跳出鋪外，立在街心。令人掘之，復得銀如數而止。鋪內所掘只見土塊，並無一金。鋪主懷慚，市人笑之。無錫北門外一帶橋路皆是楊浩生修造。楊死二日，成衣人見屋內白鳥飛出，無算以尺。

敲落一鳥。變成一金。諺云。人死財散。信然。

玉燕

江陰蔣鹿潭。幼時隨侍尊人。湖北任所。侍婢玉燕。年十五六時。忽隱忽現。或出或沒。爲鬼怪所迷。有時潛在夾壁。有時卧在帳頂。有時立在倉米中。露出鼻孔。急爲擇配。逾年進衙問安。手抱嬰兒。端莊如故。問其起居。毫無鬼怪牽纏。鹿潭口述如此。

驢屠現報

秦州翟懷卿茂才增。隣近有驢屠某。世以屠驢爲業。將

死之前日。抱柱而旋轉。如驢牽磨狀。旣而卧床死。手足作縛形。如驢就戮狀。懷卿屢勸其子改業。終不聽。與余述其事。

蔡孝廉

蔡孝廉夜夢至曠野之中。有一大衙門。門上立匾糾察司三字。入門見大堂上有古衣冠數人端坐堂上。又有白鬚老者。國朝服色。危坐看案冊。指揮堂下紅頂以下官員過堂而去。羣官退堂。呵殿驚寤。逾數月復夢至前處。閱案冊者仍是白鬚老者。退堂呵殿時。蔡匿堂後。爲

值殿者執見白鬚官長。官長見蔡曰：此間不可久留，速去。著差送之歸。驚寤，心焉記之。後入都會試，出場遇一老者，白鬚飄然，似曾相識。老者謂蔡曰：曩者我坐堂上閱案冊時，見君匿堂後，著差送君歸。君忘之耶？蔡曰：夢也。老者曰：非夢，是君生魂往見之耳。我爲陰曹三年，不久君作替人蔡落第歸。越一年，果代老者爲陰曹云。錢唐張訢蒞大令口述，特爲記之。

車夫殺命婦

錢唐張訢蒞與余述都中刑部郎中某出差，不家。其夫

人素待車夫刻薄。車夫恨焉。夜分持刀敲內室門。婢私
開門。車夫持刀入房。殺夫人而自首。刑曹鞫實。誅車夫。
并誅其婢。爲其不通知主母。私自開門。非同謀。而何逾
月某官歸。夜夢陰役來傳去。見閻羅。主賓對坐。說有女
鬼訴冤。特約君來同審。傳女鬼到堂。女鬼見某官。便作
惡狀。蓬頭跣足。狂叫撲主。閻羅叱之曰。事未剖明。何得
如此猖獗。速下去。某官怒曰。主母平日待汝過嚴。汝心
懷恨已久。開門入盜。假手殺主母。汝死有餘辜。何冤之
有。女鬼聞言。鬼身頓矮。不敢作威。閻羅拍案稱善。判斷。

不爽。差役送歸。驚寤。雞初鳴矣。

鄒節母德報

鎮江鄒公眉觀察少孤。太夫人青年守節。教子成名。賢母之稱。無間遐邇。觀察十一歲時。鎮江大旱。府尊請城鄉富戶捐輸賑濟飢民。鎮江最富者二百萬金。觀察家財不過三萬金。太夫人命之曰。兒日後能成人。萬金亦可度日。倘不成人。雖百萬家財亦奚以爲。兒今日到府尊處。輸銀一萬兩。親書上簿可也。觀察奉太夫人命到府廳。坐居末座。寫捐時。羣相推遜。其推觀察先寫捐數。

觀察遂寫捐實足銀壹萬兩正。府尊曰：聞君家財不過二萬金，今寫捐壹萬金，毋乃誤乎？觀察對曰：小子奉母命寫捐一萬兩，安敢誤寫？府尊不信。同觀察親造門，著門上老僕稟知太夫人，寫捐到底多少。太夫人著老僕出回復府尊，捐銀一萬兩不誤。府尊回衙，稱鄒太夫人盛德大度不置。因此各富戶踴躍捐輸，皆讓觀察坐首席。後觀察官至淮揚道。太夫人年近六十，孫道源祖培從先大夫習舉子業，家產數十萬金。湖北行鹽，余曾屢訪道源於鎮江城，中尊酒論文，暢談音聲。咸豐四年西

寇犯鎮江。道源全家得脫虎口。避地江北。家道中落。人口平安。非太夫人之福庇。何以臻此。戴遂良亦鎮江人。收藏頗富。時時相過。慰余寂寥。口述其事。書之爲盛德大度者勸。

姜福姐報讐

金陵張寶世業開機房。從父服賈至蘇州。道過無錫。與姜福姐有私。訂終身約。回金陵。卽央媒來聘。福姐贈以金帛。閨中靜守。誰知張寶父母另聘金陵某氏爲子婦。張寶娶妻後。遂忘福姐之約。絕跡不至。無錫福姐久待。

張寶不至。又聞張寶另自娶婦。知事不諧。遂藏金銀首飾於樓下。投繯死。蓋亦有年。適有金陵賣耍貨客某。租住無錫秦氏舊宅做耍貨。卽福姐所居之屋也。夜分間。樓上婦女梳粧聲。駭甚。俄見一美人下樓。某五體投地。曰。與汝無仇。何嚇我耶。女曰。勿嚇我。姜福姐也。有冤未伸。有仇未報。今欲隱君衣裏帶。至金陵訪張寶去。我有金銀首飾一銅鑪。埋在樓梯下。今掘之。果得一鑪首飾。價值萬金。女卽以持贈。某受而謝之。女曰。君明日將菜羹酒飯祭奠。臨行焚紙錢。三呼福姐。逢橋梁關閘。登舟。

上岸亦焚紙錢送我至金陵張順泰緞鋪說福姐至矣
我好報仇君可自便某諾之一一如其分付送至順泰
緞鋪立在街心以觀動靜俄見一少年手持利刃先殺
父母繼殺妻子再自刎而亡無錫陳少卿述其事余曰
張寶負約不娶致傷女命自刎而亡固其宜矣獨怪福
姐之罪張寶及其父母妻子豈不謬哉吾知福姐冤仇
暢報罪孽更深張寶父母妻子無辜受戮豈肯與姜氏
甘休冤冤相報正無已時自遺伊戚人鬼同之傷哉

族伯學仙

吾宗兄滋圃

學培

明經。中年得癡病。忽高興。作陰陽文。

感應篇試帖。終卷癡病卽愈。其人多才好色。年及古稀。宿娼如常。其先尊忘其名。少遇異人。授以仙術秘書。遂居深山修道。不肯回家。年餘不食烟火食。日以松葉瓜果度日。身輕如鳥。能知未來休咎。日夜道友往來不絕。一夜頓起在桌上作法。如八陣圖。明日家中人來報。昨夜家中被賊穿窬而入。到曉賊昏迷不得出戶。縛送之官治之。先生曰。余昨夜知家有賊。特作法錮之。八陣圖尙在桌上。越二年夜起挑燈作法。卽命侍者治裝歸家。

天剛曉。家人來報老母因子學仙。不顧無後。絕食不起。新婦因夫不歸。投繯得救未死。先生曰。余早安排弔神。已被我作法逐去。東裝歸矣。歸至家。長跪母前。誓不學仙。母曰。我青年守節。養汝成人。不思接代宗支。反隱深山。學仙從古豈有不孝神仙哉。汝食雞黍。夜宿婦房。再焚異書。我方起床。先生唯唯。先焚其書。次食雞黍。與婦同宿。是年生學。培幼聰慧過人。老壯健無匹。先生從此如癡如顛。送母壽終。尋亦去世。古人云。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其言良不誣也。

犬還債

無錫高某欠徐某四萬青錢。生前未還。徐家一日母犬生下數犬。中有一犬肚底黑毛生成。高某姓名三字。徐知高投犬還債也。善養之。犬長大。終日看家甚勤。一夜賊穿窗入室。偷衣服食物。犬卽頭腳打主人房門。如泣如訴。主人知有變。持梃出房。見大門已開。數賊運物將出。見徐持梃大呼。賊遂奔散。計所竊物不下百金。一物未失。犬之力也。徐老病死。犬亦隨斃。沈旭庭與余述此事。記之爲借人錢財。執意不還者戒。

子討債

無錫鄉人某借某六萬青錢。連索不還。鬱鬱以終。一夜負債某夢見討債人來。驚寤。妻遂分娩得男。某心知此子討債鬼也。因立一賬簿。凡爲此子用錢。登簿記之。逾二年。子生病。且篤。某統算此子用賬。已過六萬錢。謂子曰。債畢收汝可回矣。子卽尋歿。衣棺殮埋。合算本利。不差分釐。旭庭述此事。余曰。人家好兒子。固是還債人。不肖敗家子。真是討債鬼。可不省歟。記以警世。

掃葉出家事畧

掃葉宜興鄉間人。業儒。少爲童子師。弱冠時住隣村會文。有十五歲學生來訪。師不家。天適雨。太師母留學生住宿。師母年少。美姿容。村中無賴子弟。素來戲掄。師母正色拒之。屢矣。無賴恨焉。忽見少年因雨留宿。羣起而攻之。聲言師母養漢。把門捉奸。師母憤氣投繯而死。少頃。師歸。見妻暴亡。冤不能申。恨極出家。徐舍觀音堂是其落髮處。法名悟帚。號掃葉。越二年。爲龍池澄光寺書記。道光十四年。余居綏安山中。雲留軒。天寒歲暮。雪滿山中。聞扣門聲。開門見一僧人持書請謁。余進而見之。

掃葉口稱先生。五體投地。出貽一函。是吾故人吳菊畦先生所遺。說掃葉好學詩。遣其執弟子禮。特來山中。立雪程門耳。不知足下肯收爲詩弟子否。余索詩觀。掃葉袖出詩一冊。余翻閱數章。謂掃葉曰。爾來貽詩求益耶。速成耶。掃葉對曰。小子好學詩。不得門逕。特求教益。敢速成乎。余笑曰。果爾。且留山齋。細論詩學。何如。對曰。謹受教。於是日評其詩。夜授詩學根源。歸於雅正。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等語。掃葉初爲詩。專學袁簡齋。而得皮毛者。近體尙有一二首可觀。古體全未入門。三日批改一

冊無一篇全璧者。作論詩千餘言。書其簡端。而望其有成也。越一年。又袖詩過訪。詩學大有進境。可存者二十餘首。頗得唐賢三昧。後行脚西蜀。河南湖北。讀萬卷。行萬里。詩學大成。著有掃葉詩存十餘卷。傳世。凡寄余書。自稱方外詩弟子。悟帚。游倦還山。修葺南門外地藏庵。爲習靜所。夏過田塍。有小蛇飛過脚背。脚遂腫不能行。巫者云是冤孽。延僧作佛事懺悔無益。夜夢女子來纏形。神日瘁。數年後魔退病痊。自言十四歲時。借宿隣家。與三女同寢。皆與合歡。十五六時。又淫數女。其有七童。

女往來其間。殆無虛日。造孽多端。故得妻死。非命身罰。出家。蛇咬魔纏。非生非死之報。庚申之變。宜興失守。掃葉無庵可居。立髮還俗。服賈大浦。頗饒於財。未幾病作而歿。

水東鳴仙水

婺源嚴前戴維莘明經。於同治二年。偶染時氣。患寒熱。病百藥不效。聞水東鳴仙水。療病神驗。遣兩孫往求仙水。焚紙燒香。拜取捧歸。飲之。病立愈。因不避風。亂食生冷。身又發熱。心如火燒。時已暑。不能進。陽求仙水。遂遣

兩孫到村頭月池坦求井神代取仙水拜祝後卽汲井水歸奉乃祖乃祖命秤水斤兩與仙水合符每斤校井水重二兩知禱果靈一飲而盡病遂痊越一月明經次媳落魂發狂口稱月前乃翁禱井神借仙水病愈忘謝有是理乎乃翁聞知卽專誠往拜井神并拜仙水據云水東鴈仙水是呂祖師劍鑿山引泉以療人病者誠心求之其應如響明經并欲還山築亭以護其泉余曰此眞劍泉也虎邱劍池未聞有濟人之德虛有其名聞此劍泉負慚無地古之純盜虛聲者大都類此明經以爲

何如

端人獲利

杭州於潛縣某村亂後還家者祇剩一婦人有婺源人
隻身流落他鄉。偶過此村。見房屋數千家。居人只有一
中年難婦。婦問客何處人。來此何事。客曰流落天涯。隻
身無事。婦曰吾村地廣人無。曷不留此耕種。度日何如。
客然其言。遂種婦田。收稻均分。一年得四十擔穀。分得
穀二十擔。無處可糶。因思幫人耕作。終不聊生。歸家爲
是辭婦。言歸婦曰再種一年田。多積廿擔穀。回家未遲。

何急急欲歸乎。客曰：諾。心猶未決。夜夢其夫來與客曰：君端人也。蒙代內子種田，心感之至。然小村有人謀害君，宜速去。我家水缸底有大錢五萬，贈君二萬五千，其半付內子家用。驚寤，明日以夢告主人。缸底視之，果得錢五十千。依夢分收，裝治將返里間。又夢其夫來曰：君且緩歸，謀害君者我已安慰之矣。速燒紙錢以謝之。客答應，晨起燒紙錢，安然無恙。逾年秋收後，客將歸，又夢其夫曰：君歸是也。敬君正氣，敢不報德。吾家左墻角下有銀三百兩，君取其半歸家成室，其半付內子度日。言

畢而去。客告之主人，依夔牆角掘土，果得銀三百兩。與主人平分，客辭歸娶婦成室，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樂可知矣。戴郁文從藝邑來泰州，與余述之，卽同治四年事也。余曰：人能正氣，鬼亦報德，而況於人乎？況於天神乎？吾願世之單身漢，能學魯男子則得矣。

任渭長

浙江任渭長，名熊，繪事無所不工，尤精於寫真。來蘇館黃秋士衍波閣爲余畫校帖圖，身坐秋樹根，手持一帖，側面看帖，不露眉目，而形神逼肖。閱者無不道神似真。

絕藝也。杭州某大家有一閨女，素稱絕色。儕輩少年欲
渭長寫女真，無由得見。一面張甚，渭長笑曰：「勿悵。時值
午節，正開龍舟。某家水閣臨河，美人定在簾裏。」速買小
舟，安排紙筆。舟泊在簾下一探，驪便得珠矣。少年喜甚，
買舟備席，請渭長看龍舟。好爲佳人寫照。舟泊簾前，細
看女郎在內。龍舟正過簾前，渭長特地裝醉投水。羣舟
喧譁救人。美人舉簾下望，渭長手扳岸石，目注嬌容，翻
身跳上船頭，換衣笑曰：「真箇探驪得珠矣。」振筆寫真，見
者無不稱肖。曾見其爲姚梅伯畫梅伯詩詞百幀，人物

鬼神山海奇獸花鳥蟲魚仙山樓閣無不出神入化真不愧月山之後裔也梅伯無錢刻文鈔有富人出千金購百幀妙繪而去我五十生辰渭長畫豔禪圖立軸爲壽亂後不知此圖流落何方渭長年未四十去世今亦無此畫手矣惜哉

甘氏祖孫同科

江西南昌府奉新縣南門內甘氏子聘城外趙家女皆世家老親子弟素常來往一日甘氏子飲於岳家微醉裝作十分爛醉闖入內室卧岳母床上岳母愁壻醉壞

見聞墮筆

卷七

五

身體出外堂求解酒。方於人甘壻。以身穿皮衣裏裾。故意拖到火爐燒著皮臭散出。女聞皮臭。私望房中。見爐火然。壻皮衣。恐火燒著身。逼不及待。不避嫌疑。急走進房。爲壻撲滅火。壻輒起抱女曰。我非醉也。欲與君歡耳。女力弱。不得脫身。半推半就。隨剪裏裾。焦皮一塊。爲徵蘭。誰知春風一度。花結初胎。母氏懷疑。女也無愧。彌月生男。繻兒自得吉期。迎娶抱子乘軒。軒到城門。命僕停驂。遣壻親迎。方肯登門。壻聞婦召。乘輿卽出。婦曰。爾來何遲。抱爾子去。壻遂抱子。歡喜無量。乘輿在後。同進。

家門上和下睦。夫倡婦隨。後十餘年。祖孫父子同科中
武。祖名晉。父名又來。孫忘其名。官至尚書。云吳有章口
述。

張愛棠惡報

蘇州吳縣吏張愛棠。少好賭博。奸淫設局。誘騙富家子
弟。因賭敗家者不一而足。有某氏祖父大商人丁單薄。
家有寡婦三。閨女四。嗣子服賈遠方。一日張過其門。見
婦女一羣。倚門觀望。皆有姿色。張不能忘。遂扮作賣貨
郎。手搖喚嬌娘。早夜過其門。小憩門間。婦女出買花線。

香粉等件概不取錢。任其欠帳。另送鮮花蜜梅。羣女德之。漸引入室。數月內。婦女七人皆與之私。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因之家道豐。交游廣。自爲得計。樂不可言。咸豐六年。張局騙官家子賭博事發。蘇州府知府朱篠澗。籤提到案。知府衙左清石承審。嚴刑鞠實。卽驅入站籠處死。置之府前示衆。觀者如堵。其家人日以參湯飲之。十日不死。其母持香跪求朱太守施恩。開籠收禁。太守許之。遂放出收禁。薛觀堂知蘇州府事。知張惡名已久。卽提張出監。坐大堂重責大板數百。血肉飛上堂匾。臂

腿無完膚。氣尙不絕。執板者以板舂其卵。子乃斃。人以爲罪惡貫盈。站籠不足償其惡。故又活活打死。逾年。張母死。其妻妾四人各抱琵琶。另彈別調。惡人收成結果。如是如是。余親見其籠站杖斃。書之以示世之誘淫局賭者。

路御史快事

御史路小洲。先大夫之年家子也。咸豐初年。爲南河觀察。余書畫船泊袁浦。小洲過訪。暢談詩畫。因以訂交。一日。席間有客問小洲在都察院時。枷杖梨園子弟。一大

快事請道其詳。小洲笑曰：此少年意氣何足道哉！記得當時正月團拜，大例演戲。大家都要聽某戲脚。審玉鐺一齣，傳某戲脚三次不到。託言相府喚去。余遣差役候某出門時，鎖拏到院。逾時役回說：某戲脚已拏到院候發落。余卽回院坐堂。拏某倒地，痛責四十大棍。枷號示衆。是夕投刺討情。大人不知其數。余曰：本該枷號三月。看諸公面，枷號十天。越日又值團拜演戲，卽命枷號臺前。帶枷看戲。此脚都中馳名有年，日無官長久矣。遭此大辱，魂飛魄散。放枷後兩月病斃。同寅快心，相公側目。

南河之役其根由此可發一笑余曰昔趙忠毅執鐵如意擊魏鐺於殿上不死反受害君若生彼時爲內城巡查御史途遇魏鐺犯夜立斃杖下爲天下除一大害眞是一大快事惜乎君負忠毅擊鐺之氣僅加之於伶人豈非大才小用哉雖然一伶人枷號而王公大臣皆來排解其聲氣如此若生在嘉宗時殆亦魏鐺之流亞歟君與趙忠毅易地則皆然者舉一可知其概矣聞者以余爲知言

見聞隨筆卷八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陸次山行藏

蕭山陸次山幾司馬吾故人也。詩古文詞經義書畫無

一不精。西湖之濱築室數十椽名曰鐵園。庚子二月余游西湖。屢訪不遇。見其金沙岡畫壁山水自題七絕二首。有袖裏烟雲亂飛去。千秋抹煞李將軍之句。知其非常人也。一日同人招飲湖心亭。乘醉爲友作丈餘大幅潑墨山水。觀者如堵。墻忽見竹笠芒鞋翹首而退。觀者

友人謂余曰。此卽陸次山也。余出其不意。左手把其臂。右手指其面曰。陸次山高自位置。不肯見人。屢訪鐵園不遇。今來觀我潑墨。想乞我飛霞珮耶。大笑而散。癸卯四月。余游蘇公祠。顧湘舟所葺之園也。士女如雲。衣香花氣氤氲之際。見陳小魯同一白布衫。青布鞋。圓眼濶口。方面短項。手執大蒲扇。笑言啞啞者。視之卽陸次山也。遂邀次山回三太尉橋寓齋。詢來由。知其被仇所攀。避難到吳。一眇目僕。半肩行李而已。次山堂叔某在蘇試用。不問次山旅況。視爲塗人。余憐其才。悲其遇。遂爲

尋下榻處。初住藥草庵。竹山僧房。不數月。竹山賣庵還俗。復移寓古柏山房道院中。到處挂起賣畫。買山之室。招牌凡吳中紳士名流。代爲引識。吟詩作畫。把酒看花。殆無虛日。八月往洞庭山葉漁莊。處詩畫半月。十月往上海洋龔觀察處書畫。勾留一月而返。十二月半。後束裝。二擔一半衣服被褥。一半書畫法帖。所得潤筆不下千金。同人餞行。滿載而歸。明年某觀察聘次山到甯波。辦脩理城郭衙門廟宇事。竣。次山得保舉。以通判用。是役也。各工生意皆屬次山一人主持。頗獲二千餘金。越一

年入都引。見出往西蜀候缺。道過吳門。舟泊胥江。徒步持大蒲扇。訪余西麒麟巷。天空海濶之居。邀余出仕。同往成都。余曰。人各有志。不可淆也。撰句書聯贈之云。君爲出岫之雲。澤潤蒼宇。布霖雨。我作鳴臯之鶴。天寒積雪。守梅花。又作飲水琴思二圖。詩數章贈行。暢談三日而去。嗣後或一年得一書。或二三年得一書。曾寄吳門竹枝詞百首。余將刻入壽鼎齋叢書中。而西寇犯吳。蹂躪一空。惜哉。余年六十有四次。山年亦近六十。此時天各一方。不知人間天上。見面何時。擲筆三歎。所贈次

山朱印金石文編褚遂良書佛遺教經墨蹟以及王石
谷暉南田山水拙臨古大家四十幀諸畫不知存否往
事過年一場春夢何有何無一笑置之可耳

姚孝廉風流

姚梅伯煥孝廉定海縣人。工畫梅能書著有疏影樓詞。
復莊詩問梅伯文鈔行世耳聾好色聞吳縣水菓四官
美艷無匹遂邀余同訪見四官嫋嫋其來姚雙目注之
長跪叩首而已四官笑不可止姚便叩首不止年逾五
十風趣如此繪懺綺圖裝池成卷先索余題詩詩曰絕

代佳人姚梅伯却嫌脂粉汗顏色年來懺綺繪作圖穩
坐蒲團適其適金釵十二排兩行抱琴執拂焚清香最
後垂髫捧劍立白虹一道衝天光眉飛色舞情何長鬢
絲禪榻心暗傷年華逝水不可恃世實危脆無牢強結
習未除花自著結習已除花自忘雲消現出團團月放
下屠刀便成佛台教天女伴維摩是色是空究何物我
亦有圖非懺綺總領衆香大歡喜行雲流水任悠悠我
自隨緣行樂耳大千世界視微塵十萬天女來紛紛衣
香花氣相氤氲化爲一片妙鬢雲爭妍競媚左右陳緩

歌慢舞連朝昏同登極樂之世界一齊收入解脫門綺
亦不必懺圖亦不必存虛空粉碎了無碍信我法力彌
乾坤梅伯讀余詩擊節歎賞稱爲得未曾有遂題余天
空海濶之居圖詩曰在家顛僧齊玉谿乾坤窄小身何
棲求仙不願師老子學佛未肯參牟尼墮世爲蠱五十
載重膜刮碎金花鏹歌笑不活病不死眞元吐納連胷
臍有時酣飲甕翻阮或發浩唱琴彈嵇東烏西兔聰明
滅子牛吾馬隨排擠別開一境混茫始包羅垣宿凌須
彌老顛手仗白龍劍譴呵雄靈揮雌霓升雲偶得許君

鶴照水詎乞溫家犀。萬古作級心爲梯。眼力所到無塵
翳。何當破悶出關竅。我乘石瓠君浮蠡。此詩刻在同人
酬贈集中。梅伯畫梅龍長卷索題。詩曰。咸豐紀元辛亥
立冬前復莊道人畫梅。眎老顛。絹長二丈高尺一。老梅
一株花萬千。如龍天矯而蜿蜒。之而鱗甲風中旋。藏頭
露尾出復沒。神乎其神仙。乎仙曷不騰身上九天。雲行
雨施爲豐年。胡爲倔強潛深淵。如蠖之屈誠堪憐。不得
噓氣爲雲吐沫爲雨行。龍之胸臆徒爲春蚓之縈。秋蛇
之綰。安龍之困眠。不如化作大梅生海邊。繁花插晴昊。

疎影橫桑田。華光過而取其韻。逃禪見而取其妍。煮石
山農來樹下。取其花繁而瓣圓。道人究竟梅花身。玉雪
爲骨冰爲魂。慕梅號梅結梅鄰。愛梅畫梅傳梅神。當其
下手風雨快。絕去依傍無古人。槎枒破空出鹿角。圖轉
胡旋成龍鱗。左擎右攫風雲屯。驚天破石雷霆奔。吁嗟
乎梅耶龍耶不可分。道人自寫胸中無聲之佳句。有色
之奇文。李白不必誇萬言。畫梅聊博青銅錢。得錢相覓
便沽酒。登樓痛飲娛嬋娟。春風秋月領花趣。香閣繡閣
薰龍涎。賞心樂事那有此。良辰美景堪留連。畫梅功德

大莫大。道人得意圖復圖。老顛題詩至此笑不已。要借道人畫梅潤筆開華筵。師雄重入羅浮夢。明璫翠羽來翩翩。人在花間月在抱。探龍得珠無恨焉。明正鄧尉梅花發。再約道人香雪中。高詠追前緣。梅伯爲余題畫梅卷七古一章絕佳。刻在壽鼎齋叢書內。化爲烽烟矣。當日倡和詩頗多。不能悉記。梅伯曾作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頌長篇。刊在梅伯文集中。兵燹之後。不知梅伯人間天上。書罷神馳。

妒狐

山東文登縣岳家泊。道光壬子。于七。茂才。年十八。路過
伏險坡。孫真人廟。遇一美人。携之以歸。家人祇聞其聲。
不見其形。始知其爲狐也。狐妬甚。不許其妻入室同寢。
于若與妻同房。陰陽俱痛。其妻恨焉。歸甯哭訴。父延韓
道士到婿家。驅狐。韓道士請諸秀才持械代爲把門。候
伊令牌一拍。見物便打。於是道士作法。令牌一拍。誰知
諸秀才與道士滿面皆塗牛矢。污穢難受。各遁去。于七
謂狐曰。我年逾壯。尙未得子。奈何。狐曰。已養五子。寄養
母家。勿憂。于七今年三十六矣。狐崇依然。吾婿于漢卿。

之姪六甌口述其日擊之事如此。于七長六甌四輩所居之地離大水泊五里云。

王太夫人德報

山東福山縣古峴村王騰尙書其母太夫人初入門時大腳步上門中石石頓斷家人以爲大不祥咸勸其父封翁退婚封翁曰勿爾換一門中石何難之有成親之後伉儷情深歲逢大荒飢民五人門前乞食家中只有穀三斗封翁欲將三斗穀分濟五人太夫人曰三斗穀能活五飢民乎不如蓄之家我夫婦二人日出採薪挑

菜售之亦足養活七人矣。俟來春年豐可送五人回家。封翁諾之。於是養五人過冬。來年送歸。皆係大族之後。一日村中有張姓服賈關東妻在家與人私通有娠。夫回家知之欲殺奸夫淫婦。來請封翁助焉。封翁勸之曰。君服賈關東何患無妻。饒他三命。免受汚名。幸何如之。張然其言。怒解不殺。復往關東另娶成室。淫婦置之不問。封翁與太夫人一生行善不可枚舉。畧紀其一二。概可知矣。自尙書以下科第綿綿。大官顯爵代不乏人。現在王西泊太守

兆琛

于六甌離守之姑丈也。口述其事。

故特書之爲行善者勸。

任役刳心

常州陽湖東洲村任兆敬爲役生涯年三十餘賦閒家居咸豐二年發羊牽瘋病三日見女鬼索命云是前身騙伊銀八百兩并負絲羅結好之約謂之曰汝眞負心人取汝心以雪我恨刳心而死庚申之變余避地東洲村任金寶家過年親聞金寶口述兆敬卽其從兄也。

沈畜生

梁溪沈貞元張村人無惡不作人呼爲畜生西寇將至

境曰。同土匪搶劫當鋪。搬錢運米。衣服食物。無所不備。無何賊至村。禽沈三縛於樹。斬其頭置之足下。將豬頭置其頸上。人見之皆曰。此真畜生矣。爲惡之報。有如是者。

徐洪淫報

梁溪徐洪家饒於財。專淫於家。凡小輩如姪孫媳等皆淫之。鄉人惡之曰。此子將來不知如何死法。西寇到無錫。徐遣其家眷出外鄉避寇。獨自守家。寇至村探徐身懷烟具烟膏。知其富。索其金。金盡取。先斷其左右臂。繼

別其兩足。後斬其首。如此死法。鄉人快之。亂倫之報。毫不爽矣。吾友沈旭庭同知格與余同客吳陵于堦漢卿寓中。長夜閒談。因述亂中親見之事如此。

黃婉君怪疾

江陰蔣鹿潭

春霖

鹺尹詞人也。著有水雲樓詞一冊。問

世。余來吳陵。見其人。誦其詞。憐其才。歎其遇也。亂後納宜興難婦黃婉君者。年近三十。中人之姿。性情怪僻。聰慧過人。縫衣調羹。無不稱善。生平不能見蠶豆。豆殼在地。偶見之。渾身發青。手足俱顫。吐瀉交作。僵卧數日。乃

愈如此怪相。得未曾有。

沈旭庭善舉

吾友沈旭庭。和梁溪高士也。善畫工書。能詩詞。精賞鑒。收藏名書舊畫。真而且富。咸豐四年。客蘇臺。旅況艱難。思歸不得。與友約會。借貲回家。看囊只剩百錢。徐行覓友。見一老媽。提籃向隅而泣。問之。知其爲人傭工。百錢置籃內。爲狡丐搶去。無錢買菜。難以復命主人。飯碗不保。故此悲哀。旭庭憫之。與錢八十文。畱二十文爲待友茶貲。再向酒店主人代募二十文錢。以給老婦。老婦欣

然道謝而去。旭庭日中覓友不值。小憩錢莊。忽見對面
牆根瓦礫上有字紙飛動。卽去拾之。迨紙拾出。中有番
銀半餅。時洋價每元值錢一千六百文。因換得八百文。
趁船以歸。友雖不遇而歸計裕矣。天錫善人良有益也。

沈旭庭前身介休縣令

沈旭庭自少幕遊四方。爲諸侯賓客。年四十有四。客吳

陵宗湘文。

源瀚

太守館中。宗湘文與汪琴川太守扶鸞。

在小閣上。時旭庭赴友招飲回館。乩云。沈某來。曷不到
壇。宗遣价邀之至。乩畫鬼面眉低齒露。惡狀難看。云沈

識面否。沈答不識。乩畫刀云。識此何物。沈曰刀也。何用。乩云。將以殺尔。以雪吾冤。樓上不便動手。下樓以待。宗與客俱代沈求解。冤不許。財帛不貪。齋懺不要。祇要索沈命耳。宗與客虔請土地。詢其姓名。宿冤頗末。代爲排解。土地去半時。復回云。鬼面姓曹。名天喜。山西介休縣人。業屠。沈前生爲介休縣令。時逢天旱。祈雨禁屠。曹素爲人所憎惡。紳董賄銀五百兩於令。誣曹犯禁。曹遭杖斃。冤未克申。不樂生於人世。今與沈遇。先投訴城隍尊神。神批縣官得贓罔民者當殺。准曹天喜取沈某之命。

曹故執意索命無法可救。此事非求城隍。不得了結。試稟城隍。再看分曉。去二時久來云。可喜可喜。城隍聞稟。卽着判官細查沈今世行藏。幸無罪過。因勸曹另法處置。免其一死。曹因說既承神諭。安敢不遵。速着沈當壇朗念心經一卷。此後排日朗誦心經五十遍。五月爲度。虔寫心經五十卷。焚之。吾始甘心。否則速取沈命。毋多言。沈誠心遵諭。當誦心經一卷而散。明日敬書心經。如數焚之。日誦心經五十卷。因事煩誦經稍懈。半月後許陰庭與宗載之扶鸞土地降壇。畫刀示沈云。認得否。汝

允曹念經五閱月以解宿冤。我匿曹刀。居中排難。今汝負約。怠不念經。曹復索刀以取汝命。我若還刀。汝命休矣。沈拜謝懺悔。誓償前約。決不敢爽。從此虔誦心經。不敢怠解云。

伶人生子

任金寶之母。江西人。少時曾於省垣。聞有伶人小旦懷胎十月生下男孩。如酒壺大。因無乳餓死。置之床下。觀者不一而足。任母與余言此事。人多不信。謂其說謊。余曰。明季男人產子女。沒生鬚。見諸北畧久矣。何足怪哉。

唯唯而退

許杏元任伯益潘阿喜投畜生

宜興鄉人許杏元死後投生爲牛。背白毛作許杏元三字。宜興城中任伯益作惡。親疎內外。人人畏之。如豺狼死後投生爲豬。豬腹底白毛作任伯益三字。又有潘阿喜欠蔣船戶之妻數十千文。屢索不還。潘死時謂其妻曰。我死投生狗在蔣船。罰還宿債。頭黑身黃。潘死下棺。頭黑帽身穿黃襖。越日潘妻至蔣船。見生小狗數頭。中有黑頭黃身一狗。昂頭向潘氏吠不休。如乞憐狀。潘

氏不忍見夫爲畜生急還蔣債抱而歸斃之以超其生云。

三弟小麓射龜果報

吾三弟學斗號小麓少時好射箭家居買大小龜懸於堂下屏門上爲射的射死無數戒之不聽庚申之變賊陷蘇城三弟以首飾金珠寶石價值數千金藏於臨頓路陸氏廢園陰溝中上有蕪穢瓦礫覆之弟陷危城苦守不出多半爲此閱數月園地忽出一龜仰天不走小長毛賊兩箇見龜便欲捉之龜走入瓦礫中兩賊撥開

瓦礫不見龜。復起石板搜之。不得。乃得珠寶一瓶。携之以歸。三弟見之。來謂余曰。射龜果報。兄其記之。

活鬼

清江河庫道妻晉者。韓文川縣丞之外舅也。曾與沈旭庭言。外舅道署中。有打雜小子。貌醜如鬼。通衙人呼之爲活鬼。五六年服役矣。忽來老幕友某君。住署中後園空屋三間。不嫌幽僻。人言有鬼作祟。某亦不懼。于是同事中少年好事者數人。密遣活鬼。裝扮鬼形。蓬頭散髮。高冠大袖。推門而進。試其膽氣如何。許以五百錢賞活

鬼活鬼欣然裝鬼形。作鬼叫。推門而入。諸少年伺其後。觀其動靜。誰料久不聞聲。少年異而趨進其室。駭見某老跌死在地。氣絕成屍。徧覓活鬼了不可得。倚無後門。諸少年祇見其入。未見其出。何以某死而活鬼從此滅跡。奇哉怪哉。此其故。真不可解也。

雲畱軒狐

荆溪張渚山中釣橋村雲畱軒。我年三十三。曾挈眷讀書於此。房東陳文耀。其祖陳亢宗。富甲荆溪。內廳六。大間。樓上高敞。四山環翠。梨花三十里。一望如雪。左有仙

人洞。右有鷄籠山。余喜樓居。日夕誦讀其中。頗得佳趣。半載後。夜深燈燼。讀倦。隱几假寐。聞和合窗開。驚寤。見一黃毛獸。大如狗。肥如豬。頭圓尾粗。從窗外跳下。燭之。不見。小婢入房尋蹤。見床裏帳。嚙以手探之。綿軟如猫。肚捉之。脫去。下床一旋而滅跡矣。余曰。此狐也。當擒而烹之。爲快。言畢就寢。明早起。見壁上花紙。四面燒焦。中心完善。知狐爲祟。遂移居樓下。每月朔望。以雞蛋燒酒供之。設位焚香。每月上樓灑掃。見地上有乾矢。一大堆。色黃無臭。餘無所見。

逆婦地滅

離釣橋村十五里有不孝婦某氏。平日待姑甚惡。一日到園摘菜。雨足陷在地下四五寸。力拔不出。周圍丈地人不能行。行卽婦號疼痛。自言平日待姑惡事。今遭地滅之罪。觀者如堵。墻有憐其餓者。以飯餅置籃中。竹竿送食。婦亦能食。半月後滅頂。地無裂痕。

王子復畫螳螂

婺源王子復流落漢陽。獨游岳陽樓。見一道士。偶談旅況艱難。欲歸不得之苦衷。道士授一筆。教畫螳螂。一拍

飛去王得此筆售技以歸歸家後再畫螳螂不飛不動。後十年王子復扶乩呂祖降壇云十年不見王子復今日相逢鬢已蒼記否岳陽樓上坐與君相對畫螳螂。

董友愛女化爲男

道光乙未年婺源西阮農家張泰塢新婦董氏年十八化爲男董氏爲游山董珠桂之女生甫兩月西阮張姓抱爲子婦姑黃氏乳哺成人小字友愛十四歲時私處有物墳起如豆其家疑爲內瘤初不介意十五以後漸變男音年十八爲其子合婚始知其異遠近轟傳明年

丙申夏先大夫梅麓公旋里掃墓脩譜西阮距吾村廿
里張姓亦有姻親七月廿六日先大夫親至其家泰堍
呼友愛再三然後出見高鬟纖趾尙是村姑腰直頭昂
全非女態廿八日泰堍携友愛至舍因諦視之項有結
喉胸無突乳下體眞與男子無二非世所傳五不男五
不女及佛經所云值男成女值女成男之比先大夫作
詩四律以紀其異

毛孝廉家難

蘇城西船場巷毛一亭孝廉工詩著有一亭詩存數卷

精賞鑒收藏甚富。家饒於財。有弟號叔美貢生。亦名士也。子一號慕萱。一亭中年喪妻。不繼娶。老年買一妾。生一幼子。纔三歲。孫二十餘歲。一亭年近古稀。好買骨董。日暮獨行市上。提壺沽酒。詠歸而飲。人呼爲毛癡子。家業自持。不傳其子。每月付子三十千文爲月費。子婦不得透用。慕萱職捐佐貳。結交匪人。好爲訟師。取人財物。以供揮霍。有毛老虎之名。人皆畏之。一亭知而不問。亦不戒也。慕萱性同梟獍。欲殺其父。得父家財爲大揮霍。與叔美胞叔謀。一日一亭買酒市脯歸飲。將食粥。慕萱

闔門入室。碎其杯盤。擒其老父。揮其拳以繩縛其手足。置之第七進倉屋內。一亭善念咒語。念觀音咒至二鼓時。繩自解。手足鬆縛。趑趄行至大廳。遇逆子慕萱。萱大怒。痛打一頓。易以鐵練練之。倒推置屋地下。以柵門鎖閉。四鼓時。分一亭卧地叫苦。忽見火光漸近。仰視見叔美持手照來視一亭。一亭心喜。幸其弟來救我出禁。呼之不應。求救不理。望望焉去之。寂然無聲。一亭始知其叔姪同謀也。明日慕萱與叔美捏一亭發癡。殺人放火。理宜鳴官禁錮。緝匪徒毛姓爲族長。具稟吳縣。姚公批

當堂驗明再禁逆子逆弟以病重不能上堂爲覆時余寓三太尉橋馬宅黃大穀原住西麒麟巷相去百步時相遇慰余寂寥適來徐君隨軒申江人精鑒賞邀同穀原訪一亭觀其新購書畫古帖以消清興行至其家入門見慕萱揚聲指揮家奴目無尊長之狀一見便知余三人素不相識不願慕萱直入大廳訪一亭良久見叔美出而待客說一亭老更癡絕欠娼家花酒錢爲人繩縛送至家門弟輩不便解縛報知族長隣里地保來看情形再行解縛近日一亭懷慚不肯見客我聞叔美

一而之辭。大不爲然。邀黃徐二君回去。無多言。歸途語二君曰。叔美語言支吾。其中必有別情。爲人弟者。見胞兄被娼奴束縛。不爲兄報仇。反爲兄揚醜。有是理乎。二君唯唯而退。越一日。早晨繆某來訪。泣謂余曰。吾師毛一亭。被其逆子逆弟謀害。命在旦夕。特來相告。設法救之。余曰。汝何以知之。繆曰。昨早途遇吾師僕人某。得聞其故。卽訪吾師叔美。蔡萱口稱父兄發癡殺人放火。稟官禁錮云云。請見之。引至第六進屋檐下。遙見吾師受縛在地。氣息懨懨。欲問無由。祇得退出。急來與王翁商

救余曰。我客也不便動稟呈官。汝是一亭門人。理宜代請毛氏族長親友隣保門人公稟訴冤。我居中代爲籌策可也。汝無多言。速動公呈爲急務。繆欣諾而去。余卽細叙顛末。告知董琴涵年丈。乞其內助以活一亭。越一日繆來云。公呈已進。官差提驗。慕萱賄差稟覆毛某病重不能到堂。屢提屢賄。命更危矣。奈何奈何。余卽密書一紙告董丈云。毛一翁昨被逆子一斧背腦。槩逆出命。在須臾。姚令憑差蒙蔽。致成逆案。何以自處。如此劣令。令人髮指。董丈見字大怒。卽以此字加封送與姚閱。姚

急統差役百餘人親到毛家提驗。慕萱知之卽同叔美將一亭鬆縛送出縣官到門。一亭出門縣官回衙提訊。一亭手具親供如上所云。逆子收禁。逆弟發學。一亭補進呈詞。縣令不收爲其詞太利害有礙地方官耳。一亭持呈訟詞商於余。余曰子謀殺父人人得而誅之。友有急難理當救之。友已出難可告無罪。至於呈詞不收如何改法爲父者獨斷之事。朋友不便代籌。一翁速去無多言。數日後董丈笑謂余曰好辣手好刀筆。一斧背腦漿迸出七箇字嚇得縣官手足俱顫。余曰不爾一亭早

赴鬼門關矣。呵呵。事前數月。余刻父詩缺貲。將涿州拓本快雪堂一部押一亭處得番銀二十元。許兒子金後將番銀如數取贖。一亭翻悔不肯還帖。說是買。不是押也。余特書長扎罵之爲富不仁。罵至三扎。乃肯贖回。收去子金一餅。了此公案。楊丈龍石與一亭不睦久。知押帖怒罵之事。聞余力救一亭出難。來謂余曰。君忘贖帖不還。怒罵再三耶。何前怨而後德也。余笑曰。帖事一人之私怨。子謀殺父。坐視不救。安乎不安。忍乎不忍。可乎不可。余不勝以一人之私怨而滅天下之公憤也。楊爲

之面赤後一年一亭思其子稟官赦罪叔美罰銀修聖
廟出罪歸慕萱歸年餘故態復萌使其妻暗害幼弟以
死其妻驟得惡疾而亡慕萱繼發腰疽一圍如帶痛不
可耐父憐之命子誦經消災子日誦經夜間喉舊痛責
數千板告曰佛經豈配孽口所誦再誦再責不赦由是
自說平日唆訟害人罪惡種種罪當腰斬疽大潰腰足
異處死余聞之曰毛老虎遭天譴莫余毒矣時道光壬
寅癸卯間事

見聞隨筆卷九

婺源 齊學裘 于治

陸依仁報德

宜興孝廉萬念齋先生事母極孝家貧無室住萬氏宗祠與陸依仁爲友同應禮部試陸至山東道病作不能就道萬在旅店服事湯藥兼旬不愈試期已誤陸時催萬赴試萬不忍捨之去陸臨死謂萬曰無以報德收吾骨歸當爲爾子以報之時萬母在家患病且篤家人謂萬不家倘有不測將何以處母曰勿愁吾子明日同陸

君抵家矣。家人陽諾之。而陰訝之。越日萬果扶陸柩歸。宜母病旋愈。後二年萬婦有娠。臨娩前一夕。萬夢見陸負包裹至。謂萬曰。我來報汝矣。驚寤出恍見陸交肩而過。回顧無人。須臾萬婦分娩。產次男。卽吾友貢珍。荔門方伯也。萬知依仁再世。常呼貢珍爲小友。幼就塾。過日成誦。余年十七。隨先大夫寄居宜興。得見萬念齋先生。於吳星舟梅泉齋中。荔門方入泮。爲星舟子姪。授經先與荔門胞兄貢璆香草交。繼交荔門。朝夕往來。殆無虛日。後荔門舉孝廉中進士。入詞林。出放府道。官至方伯。

封翁與太夫人皆及見之。

鐵鬼四

婺源鐵鬼四相傳某婦育兒至六七歲而殤母憐之盛鐵棺造鐵像供香火年遠成怪出外作祟燒人房屋損人器具穢人飲食姦人婦女鄉人患之築廟奉祀尊其爲神庶不作祟害人也。廟有木雕夫人某氏卽其所淫致死者也。余村冲田水口敬主老爺神靈最顯鐵鬼四到村頭被神鞭走從此不敢來冲田又一村忘其名適有彈棉花匠在人家彈棉花鬼四變爲紅髮嬰兒弄棉

花不歇手。匠人惡之。卽張彈弓彈其髮。痛叫不已。求罷彈不敢弄花。匠罷彈抽髮逃去。不敢再至此村。城中有先達董先生。忘其名。恨鬼四殃民爲害。到廟怒罵一場。將鬼四鐵身拋糞窖內。鬼四亦不敢加害於董。咸豐年間。西寇到葵邑之前。一日鬼四告廟祝曰。賊至矣。快埋我於後園。汝等速宜避地。遲卽禍至。信其言。埋其本身。各自逃竄。明日賊果至城。焚掠一空。始信鬼四之先知也。妖由人興。妖不自作。吾於鬼四信之。

黃主簿

黃親原士簿

均

蘇州元和縣人。幼貧孤無家。出爲道士。

從李先生讀書學畫山水。年十五立志尋仙。偶見爛腿乞丐。疑是鐵拐仙人。欲師事之。十九歲館於崑山某氏家。訓蒙童。往還趁舊識漁舟。舟有少女媚黃。因與漁女私焉。破色戒後。尋仙之念稍衰。廿三歲族兄爲之娶婦。嘉慶初年。織造大人考畫。黃得主簿選入。內廷供奉。日日見。駕親臨畫院觀諸畫。史作畫。辰八申出。每日得賜羊饅半斤。食餘懷之。而歸。旅館越一年。思歸告假南旋。抵蘇。室人問何故告假。答以思家甚切。並

無他故。室人歎曰。貧如夫婿。可謂極矣。才有生路。棄之南旋。妾無望矣。鬱氣成疾。半載而殂。黃家徒四壁。詩賦悼亡。不得已復入都。而內廷出缺。不得復入。流落城中。時形拮据。同鄉蔣竹村同官供奉者。知黃窘。每夜携酒一壺。銀五錢。持紙一幅。或扇一柄。來就黃飲。以銀五錢給黃。屬畫一幅。不要書款。黃得潤筆。聊以度日。店主。人知黃窘於遇。一曰。謂黃曰。明日法梧門大人在某道院作詩畫雅集。君速往入社。吟詩作畫。當爲諸公賞識。門路打開。便有法可想矣。黃然其言。明日到社中。見諸

名公巨卿高談滿座。揀小兒坐下。拈題吟一詩。拾紙作一畫。書雙欵。請正。主人法公見而悅之。延入上座。詢家世官職。黃以實對。法公由是大爲掄揚。一登龍門。頓增聲價。由是旅費不虧。稍有生色。一日徒行街市。見賣菜傭。過將菜籃觸破。頭戴頂盤。身穿外套者。衣袖黃適與此公並行。聯袂。此公見袖破。不罪菜傭。端罪於黃。手提黃臂。令賠衣服。黃曰。爺進店呷酒去。應曰。諾。當爐暢飲。互談景況。俱處窘鄉。黃付過酒錢。尚餘三金。贈之。破袖翁大喜。詢黃寓處。容日過訪。黃亦詢其居處。歡然而散。

從此時時訪黃黃必有贈未及半年破袖翁已得天下
庫總差事黃往賀之至卽延黃上坐二客同飲一爲山
東巡撫一爲湖北巡撫命二巡撫與黃爲異姓兄弟卽
命山東巡撫帶黃去幫辦東巡差事又命湖北巡撫
代捐分發湖北主簿以便提携當贈黃白銀三百兩差
緡十二疋雇車送歸寓明日山東巡撫車來迓黃同往
辦差事畢黃得銀三千兩還都中恍遇老嫗引入天台
飢食胡麻飯消受桃花仙子事更喜出意外也少時刻
意尋仙都中竟得在朝方朔授以鍊氣歸神採陰補陽

之法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黃部署一切。
辭翁出都。奉檄抵湖北。爲中丞巡捕官。十有餘年。主簿
本缺。讓人代理。中丞去任。他遷黃亦致任。歸年已六十
矣。卜居西麒麟巷。買一小園。名曰成趣軒。曰復子心契。
參同有最貞堂。沒底船。紫雲樓。有亭有橋。有水一池。有
柳數株。迴廊精舍。窈曲可娛。石虎榆龍。天然真趣。辭官
賣畫。林下逍遙。佳客滿堂。肥婢盈室。晝卽邀余訪友。尋
幽看花。啜茗游山玩水。小飲敲詩。聽說古今全傳聞談。
仙佛奇蹤。與余盤桓已及十載。朱筱漚廉訪謂人曰。麟

麟巷裏兩仙人卽謂黃與僕也。余嘗臨黃大癡山水尺幅裝池成卷畫後空白一方擬仿倪高士而未動筆黃見此卷振筆仿倪迂平遠山林精妙之至題跋者數十人卷首齊黃合璧四大字卽吾友蕭山陸次山司馬機所題也。道光三十年春二月黃得小疾謂余曰與君交游已十年矣世味嘗完吾將去世知吾者莫君若也一生事跡遭逢祈代記之。越數日乘軒拜辭蘇城親友見余堂前倩人刻米元章書顏魯公碑陰真蹟將成細閱一通歎曰刻手精絕惜余不克見其工竣耳余曰何出

此言徘徊顧眄笑辭而去。歸卽跌坐閨房。囑辦後事。命以紙墨筆硯置棺中。再結翰墨緣也。飲食漸減。思女童唱書。喚之來唱。邀余同聽。樂甚。二日後。余去問疾。曰。明日子時告別。諸蒙見愛。心感不已。以首點諱。二鼓時沐浴畢。衣冠齊整。趺坐。言我去做財帛司官。李先生管賬。已來請謁。命以茶點待之。分付兒子看鐘。子時我卽上任。儀仗久待於外。家中人不要喚我。不要哭。亂我清心。言畢。跌坐而逝。妻妾兒子喚之。張目曰。勿爾勿爾。吾去不返矣。如老僧圓寂。毫無苦惱。牽掛。三日入殮。余見黃

面貌如生更加金色異哉黃真羽化而爲神矣年七十
六歲髮鬚全黑牙齒未脫精神充足目光如電來清去
白知死知生非得仙其孰能與於此子一弱冠學錢穀
繼服官浙江鹽庫大使未幾瘵疾卒遺腹孫生纔周歲
西寇犯吳門妻媿抱孫避地他縣一妾俞氏留守家園
賊至不知所終同治二年吳門恢復三年秋余返蘇臺
訪舊過成趣園一片瓦礫蔓草荒烟不勝今昔之感訪
其孫所居杳不可得祇留余舊作成趣園長歌一篇存
在蕉窗詩鈔第十八卷中其詩曰大癡後人黃穀原辭

官賣畫歸家園。園居何物作生計。數方端硯爲良田。硯
田所幸無惡歲。衣食適足以飽溫。少好導引老不廢。遂
以復予名其軒。日坐軒中寄笑傲。得少佳趣於此間。園
中水清且漣。中有鯉魚躍復潛。他年雷雨忽大作。定化
飛龍騰九天。園中花香且妍。春日桃李夏日蓮。丹桂寒
梅相後先。蘭之芳兮菊之色。綴爲佩分采而餐。惟有牡
丹色慘淡。富貴清高兼得難。園中竹青琅玕亭亭勁節
方不圓。齋藏方竹裏。日日報平安。園中樹榆龍蟠高柳
半天入圖畫。颺風梳月籠輕煙。先生不知其何許。以柳

爲號誰不然。園中石只數拳少。皴瘦渾多堅。可以供小
憩。可以容醉眠。何必洞天一品石。袍笏日拜如米顛。不
慕醒酒著平泉。爲寶一石戕其孫。石上有橋堪接引。橋
邊穩泊沒底船。神仙可渡人難渡。虛空粉碎仙乎仙。園
中有樹招明月。園中有閣延紫雲。園中有琴無一絃。園
中有書半真詮。園中有庭長却掃。園中有酒不開筵。時
飲一杯兮。或吟一篇。妻孥熙熙兮。雞犬閑閑。如鳥在木
兮。姑務巢安。如魚在沼兮。不知海寬。安神閨房兮。思老
氏之虛元。噓吸精和兮。全至人之天真。裴相功名兮。周

無足論漁樵身世兮亦憐許渾孰若陶令兮有德傳聞
三徑就荒兮松菊猶存造物在手兮筆老荆關壽臻無
量兮供養烟雲求書索畫兮客其盈門笠澤何小兮包
納乾坤勗貞之堂兮垂裕後昆我來蘇臺兮八載爲鄰
朝夕過從兮讀書論文志同道合兮交許忘年匡余不
逮兮願步後塵闔容我涉兮趣容我言相與逍遙一世
之上兮睥睨乎天地之間發清商之妙曲兮歌小紅之
絳脣續長統之樂志論兮繼香山池上之篇曲終擲筆
而三歎兮思吾故里之梅源風月嗟其無主兮亭榭荒

而樹石閒忽破涕而爲笑兮。得遇成趣園中之主人。結鄰何幸。與元八兮。綠楊真作兩家春。

女僵屍還陽

常州北鄉王家村有王氏女。未字而殂。年餘成僵屍。日暮徘徊墓側。雀躍而行。有劉家兒。業農。屢見之。愛其美色。而恨其爲鬼物也。歸告母。母曰。明日汝食飽糯米飯。抱女歸家。我燒浴湯以待。子應曰。諾。越日薄暮。女鬼姍姍其來。劉兒出。女不意。從後抱持而歸。置之浴鍋湯內。以竹籠覆之。須臾。女屍活矣。喚曰。湯太熱。我欲出浴。取

衣來穿劉母欣欣然衣之梳洗畢插戴花鈿居然一箇美人留爲子婦事姑甚孝適二年生一男家漸豐裕與劉兒爲結髮夫妻二十五年無病而終余避地陽湖東洲村任氏子金寶爲言其異時庚申十二月廿八日也

沈明府李明府合傳

安徽石埭沈明府諱衍慶進士出身才兼文武咸豐初年知鄱陽縣事折獄如神人稱包龍圖再世有店夥某出外收帳書臥大樹下以包裹枕頭鼻息如雷耕田夫葉三寶見客酣睡便起盜心伺客不醒潛抽包裹而去

包內有銀數十兩。遂辭莊主。託病回家。客睡覺。不見包。裹大哭。失去銀包。不能回店。見主人矣。人勸其訴之官。客無可奈何。只得進城喊冤。沈公坐堂。問何事。某以實告。公曰。汝爲店夥。收有銀包。自不小心。懶惰貪眠。因而被竊。重責二十板。以警將來。某曰。責則責矣。包裹何在。公曰。本縣自有官法。追還包裹。發籤飭差鎖拏大樹。挂牌示衆。某日審大樹。人人傳爲奇聞。皆要去看。公出城。坐大樹下。問大樹包裹何在。樹不應。命重責數百板。再問不應。再責數百板。觀者如堵。樹受責不已。枝葉亂

搖俄落葉三片。公曰：勿責賊已得矣。喚樹旁田主到案。公問田主姓名。再問雇工姓名。中可有姓葉行三者乎。對曰：有。葉三寶問人何在。曰：前日告假回去。公命田主尋來。衆人中推出一箇田夫到公前。卽葉三寶也。公曰：葉三寶汝竊人包裹銀兩。託病辭去。發財納福矣。今日還來看審大樹。優游自得。不亦樂乎。葉不肯承認。痛責五百板。鞠實立。追包裹銀兩到案。交某領去。百姓羣呼青天不置。有兒女親家因事口角。女親家年老髮稀。男親家年將老而力強。怒罵不足。又從而鬪毆。女親家小

辯如錢大竟被男親家拔下女親家平日一毛不拔者
一旦拔其全辯其恨入骨髓可知矣鳴之於官沈公勸
兩親家重脩舊好毋多事徒爭聞氣無益而有損也訟
遂寢越二年男女長成男家要娶婦女家要賴婚另自
擇配田家幼子年纔十二歲女年一十八歲議定卽時
過門與十二小郎成親三日女回門便不肯去男家告
狀賴婚改嫁沈公立提三姓親家到案先訊業田親家
責其不問明白擅娶有夫之女重責四十大板田家子
年雖小而知慕少艾向官索妻回家沈公以指鼓其腦

曰無恥狡童終非善類。問女願從何姓。女曰：「女子從一而終，既許於前，敢從亂命。故三日回門，誓不再往。」沈公曰：「善。立志堅貞，能明大義，不愧賢女。爲我寄女。汝心願乎？」女曰：「卽家女蒙恩擡舉，敢不遵命。」沈公大樂，曰：「賢哉吾女。」命到後堂拜寄母。諭女前夫曰：「汝妻甚賢，爲我寄女。汝宜速娶完婚，毋生枝節。」男曰：「女已賴婚，改嫁何得擅奪人妻，自干法紀？」公笑曰：「十二孩童能婚媾耶？」命褪袴認之。陽如小指。公指示之曰：「何如？」前夫低頭無語。諭女母曰：「汝女已許某姓爲妻，何得因小故挾怨，竟敢賴？」

婚改嫁。汝女甚賢。能明大義。願爲本縣寄女。汝宜聽本縣分付。速令完姻。毋違干咎。女母執意不憑官斷。喚女出堂。大罵女曰。汝是母生。汝要嫁前夫。母必挂起木柴一堆。燒汝成灰。送汝去做官家小姐。女泣告沈公曰。爺恩莫大。母怒難回。女願居母家。守貞不二。求恩准前夫另行娶婦。無誤大事。沈公曰。賢哉賢哉。命製銀鎖上樓。守貞不二四字。以遺之。公依女斷。遂息訟焉。有孔氏女。幼爲彭氏養媳。長男殤。改爲中婦。少年纔十二。養媳年已十四。一日女歸甯村。傭某麻子。二十八歲與女私。

某又引誘官家子二人。一年十六。一年十四。俱與文歡。某又思量野合。終非長策。密與二子商。用計謀殺其夫。夫死。女必改嫁。二子出銀娶爲己妻。二子時時往來。豈不甚妙。二子受其愚。應曰。諾。某達其意於女。女然其言。屬某購毒藥。女懷之歸。是夜將藥置飯。枕底夫食飯。見底有灰塵。便不食。告之母。母曰。我枕底無灰塵。汝枕底獨有灰塵耶。不信。取枕來看。女卽奪枕落地碎之。姑命掃飯置豬食內。女覆其毒於灰堆上。恐斃豬敗事也。明日。至村亭會見某。曰。罷罷罷。昨事幾露。某驚。旣而曰。汝

自裁之女曰。明日午後。我同他至深林採野菜。汝三人約在亭中待我。到深林中。可作計校。某首肯。明日女同夫荷蓀至亭亭上。三人望見女來。先行入深林。女引夫去。亭中適有賣糖者。見其五人前後過亭。初不介意。女到深林。先與某交。繼與二子交。夫見之大怒。曰。汝日出外。竟取作此勾當。我必訴之母。看汝如何過得。夫女怒。便起身。將纏頭布縛其口。夫不受縛。某走出。以纏足布緊纏其口。以鎌刀背打其小腹。不死。女以大石舂其腦。腦漿迸出。斃。兩人擡屍拋之塘中。浣頭帕歸。姑問兒何。

往女祥爲不知姑大哭女私語人曰兒已失足落塘矣
哭何益哉姑聞言急倩人車乾塘水擡兒歸驗屍渾身
青紫腦骨粉碎姑憤極弔女痛撻女直說前事鄉約父
老投詞孔村官家二子央中調處許彭氏母千金擬將
某奸夫同淫女活埋誘奸誘殺皆其兩人之謀也某心
不甘曰同一奸也同一殺也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囑其
母以私回人命鳴之官沈公立提人犯到堂鞠實見十
四歲官家子短身幼稚何能爲奸先行釋放不問十六
歲奸夫體雖長大美秀而文若非某傭引誘斷不爲此

潑天大事。罪擬絞監候。某奸夫斬立決。淫女凌遲。罪定。案未消。值西寇犯境。沈公將印交新任李進士。公某年二十二歲。守城。沈公帶領鄉勇數千人。飛騎橫刀。衝鋒殺賊。彼眾我寡。糧絕人飢。一戰而亡。眷口在外。無恙。城陷。李公全家殉難。老僕抱一公子遁去。賊退城復。饒人思沈李二公。鳴其忠於朝。得恤典。特起雙忠祠於鄱陽城中。傳爲美談。婺源富村吳有章。向在奉新縣令吳煥其衙中。深知其詳。口述其事如此。

燈異

錢塘張仁甫 上達 觀察家有老婢姓張氏泰州樊汭人

小字六子以其六月六日生也年十二父母歿無依外祖母憐其孤苦撫養無力遂送與張官家爲婢迄長每聞主母擇配婢便哭不肯嫁欲投繯故終身不字一生信佛長齋除刺繡外惟靜坐誦經而已尤好誦唐詩善度曲見善舉無不爲貧人有求亦無不應七十五歲時睡醒忽見燈光離檠旋轉房屋婢下床燈光返檠如故心異之不知主何吉凶後亦無恙今年八十有二尙能刺繡行路如飛齒髮完好望若神仙中人真貞女也其

作婢於張官家七十年勤儉慈祥親見張家七代未嘗
稍逆主人意故主人亦未嘗以婢待之張觀察幼女十
齡於同治五年七月上澣吳陵寓中夜分時亦見燈光
旋房逾時復位觀察之弟江純大令上饒口述其事觀
察之子小軒兩田賦以貞女節畧故特記之

藩王宮妃

張添川映辰侍郎錢唐人雍正癸丑翰林官至兵部侍
郎爲江西學政時有侍女年十五智慧過人公鍾愛之
一日女浴於衙室半日不出衆婢覓女不見只見衣裳

而已遂起地板尋得女已氣閉滾湯灌醒問故女曰前
日我浣衣後庭見一美人邀我同游呼我妹妹我以無
暇辭他去今日我在浴盆中美人手携我去謂我曰儂
是藩王宮妃也葬於此地大官居住殊覺不安望妹妹
稟求主人起棺遷葬郊原實爲德便公聞言擇曰祭奠
掘地五尺許見朱棺一具擇吉地而遷瘞之立碑志墓
稱盛舉焉後公官至兵部張仁甫觀察之子小軒口述
如此余曰宸濠將反婁妃泣諫不聽及被禽與監軍官
痛哭言曰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

悔恨何及。所謂藩王宮妃者。或卽是婁妃歟。抑卽婁妃之儕輩歟。歷年數百。精魂如生。是不可磨也。故特爲紀之。

張牧爲泰州城隍

錢唐張東甫

之杲

知泰州事十年。愛民如子。未戮一人。

兩袖清風。政聲四播。咸豐三年。揚州失守。泰城土匪謠言賊至。居民奔散。十去其九。張公乘小輿。獨自巡城。索出謠言土匪三人。立斃杖下。由是謠言遂絕。居民各自還家。公嚴督兵勇。日夜守城。城存民安。皆公保障之功。

德也是秋公積勞成疾遂卒任所民盡哀之如喪考妣
後一年城隍廟祝夢公爲城隍尊神紳士同夢者居多
公之德政民不能忘吾友張泚純大令卽公之哲嗣也
聰明正直能詩工詞出爲民牧定能振厥家聲善人有
後良然。

劉家義婢

荆溪綏安山中離釣橋村數里有劉某年五十餘陋貌
虬髯與陳君文俊文耀有親戚之好往來其家余作綏
安寓公時屢屢見之喜與之談因知其先世作官買一

小婢勤儉服役不肯嫁人親操井臼之勞至老不衰年
近八旬行路如飛貢薪種田靡所不爲全家賴之賢而
且義是可風也故樂爲書之

義盜

順天龔幹卿

之格

刺史需次南河同治二年閏京報知

其父爲台州知州西寇陷城殉難幹卿到泰州心尙懷
疑特訪沈旭庭扶鸞請仙指示仙詩結二語云堂堂大
節成千古修到能忠亦是仙幹卿痛哭流涕知其父遇
害不虛矣友人相助數十金速往台州收拾父骨行至

崇明遇盜川資劫去進退兩難密訪盜蹤直言相告盜聞知台州龔大老爺素仰清官又見公子孝思不置遂如數奉還幹卿旋到台城徧覓父骨忽遇台人指示父棺棺板有縫現出脚著綿套袴乃信知父素患腳氣雖盛暑綿套袴總不能脫職是故耳扶櫬以歸往返無恙旭庭口述其事余曰人知忠孝可以格天豈知忠孝還能格盜視世之靦然人面全無心肝聞忠孝節義之事置若罔聞者真義盜之所不齒也旭庭爲之軒渠

仁盜

金陵李家有一子弟初出門服賈都中。父訓之曰：汝初出門，逢人必恭必敬。老者父事之，長者兄事之，少者弟愛之，勿慢勿傲。子受命唯唯而去。入都辦貨，身帶重資。老盜側目，結伴出都門，一路打店。李盛意結客，服勞奉養如子事父，盜心愛憐，不忍下手，傷其性命，劫其資重。行程五六站，李事之惟謹。盜謂李曰：承君盛待，此何以故？李曰：小子初次出門，家父面命。路逢老者，父事；長者，兄事；少者，弟愛。今逢老客官，敢不父事乎？盜曰：善哉善哉。汝真誠篤孝子也。我不強盜，觀君資重久矣。感君盛

情看得故不汝傷。今已說明。從此告別。李聞言。且驚且喜。謂盜曰。老客官旣乏路費。敬奉白金五百兩。聊申鄙意。盜卻而不受。曰。此去幾程。到某地方。汝恐難過。我授汝旗號一面。若逢人問旗來由。卽說我姓名。里居。與我交好。一同出都。到某處分手。記之。勿忘去。李數日到某處。果有人呼車停下。細問來由。李告之。故於是羣盜前來爭拜下風。各贈程儀。護送出境。從此入都。販賣往返。必到老盜莊上。盤桓一二日。厚贈禮物。一生游歷盜鄉。視爲坦途。財源滾滾。到老無差。皆得敬遵父命。謙恭下。

人之力也。丙寅秋夜，旭庭與余談此事。余歎曰：凡爲盜者，負其牛羊之刀，究其水草之性，終日以劫財殺人爲事。與之說仁義，豈非語海於井蛙？語冰於夏蟲？語道於曲士乎？異哉！李之遇盜也，李以父事盜，盜卽以子愛李。李以金奉盜，盜卻金，復以旗號贈李，護李往來了無挂礙。如斯盜者，可謂仁矣。視世之貪贓罔法，荼毒生靈，袁鴻滿澤漠不關心者，其相去何啻天壤！謂之仁盜，有旨哉！假令仁盜尙在，吾定褻糧訪之矣。

王曉秋

揚州王曉秋良家女也。祖貢生忘其名。善鼓琴。工吟詠。尤精蘭石。常與顧顧山洪石梅飲酒持螯。聯句云。歡語不知人醉後。且將詩句亂題箋。一時傳誦亦韻事也。王前生某孝廉曾見於夢。龔幹卿爲撰蘭因小記刊行。咸豐九年清江失守。王避地梁溪。一年始遇沈旭庭。歡不可支。月餘。西寇犯常州。王買舟到蘇。招萬春樵舊識出。賊渡江。寓鹽城。年餘。萬娶王爲繼室。將過門之前一夕。萬暴卒。王亦尋歿云。